楊園先生詩文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書十二

與吳又韓 癸未

尊人不以僕爲不屑與遊而命老弟相見數日以來聚方樂也不意逐客之令忽下吾黨去矣僕亦何以安其身乎昔虞卿猶能爲故人去上相之位僕卽無似嘗慕古者之風何況位未必上相情有踰故人能復蒙面隱忍逢人以卒歲乎所不能自定者尊人厚意僕志之兩載本期今年與老弟朝夕於斯庶幾黽勉愚鄙悉以所聞於師者稍爲老弟尺寸之益而事不逮志何悵如之老弟春秋方始僕

亦壯夫今茲以往吳興百里之間豈無同志之士能設一席爲僕容此從者此時僕之學業或者較今不無稍進老弟間過繼此朝夕爲益猶有期耳舟次敬此言別不盡所云

答吳又韓　甲申

君父大故吾黨伏處草茅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痛悼而已獨怪京師之大天下人之衆其間更無一人爲人主殺賊使其猖獗至此至於稽首賊廷稱臣勸進者皆平日立名聲取高官之輩老弟遠遊之志鑒此可以頓息矣僕自初夏以來進取之志久不留之胸中非能遂於當世超然

自顧無具亦愈見天下事不可爲耳古人讀書動云十年二十年老弟壯心不已且當於吾儒安身立命之旨究竟一番而於古人經世濟物之方粗爲料理先其急者則性理綱目大學衍義文獻通考諸書不可不讀從此得力然後宜爲文辭發爲議論科目非科目或出或處皆可從容以俟命矣其餘卽有捷徑非所知也

答顏孝嘉 甲申

春初孝垂兄具述令祖先生意云明歲欲僕至宅與足下相朝夕僕卽欲作一行奉復鹿鹿未遑嗣是足下每辱手書辭致誠篤僕中心志之每欲裁答復以賤疾中止遲遲

至今誠有所不得已也僕聞之兄弟以世疏朋友以世親又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僕與尊君交豈世之悠悠者其自兩家之人而外通國之人亦孰不知士鳳者夫猶兄弟者況至於今日足下復以尊君之友也而敬僕愛僕靡所不盡所謂以世親此之謂矣僕即無似豈以生死異哉凡百之事力所能爲而有益於足下之兄弟者當無不爲況讀書一事又所以[illegible]矣之無日以忘者乎但僕審慮熟思足下讀書非從事[illegible]先生不可諸胡先生於尊君猶僕之與尊君也而又重以骨肉之親憶尊君存日嘗與僕等撫掌論心往往至夜半[illegible]伸其指曰吾三人言及天下事亦

曰吾三人可共做尊君哲於知人其所交當世之士衆矣終不曰四人五人者意可知已此尊君之歿僕所以有三人猶鼎一足折兩足悲之喻而胡先生亦有造就後人以報知己之言也今胡先生所與僕前後手書讀之無字不本至誠無語不可感涕僕故不敢遺失藏以待足下兄弟學成之後出以相告足下或未之知也況蕭牆之爲鬼爲蜮者萌蘖未已外禦其侮何日可無胡先生者令祖先生年又高君家長城妥可自遠以欣戎心乎僕之鄙見竊以爲足下竟可始終善事胡先生而僕則往來其間足下所作文字郵筒之內可以評閱其有疑者相見之際不惜見

問僕不知則已苟所知者敢不竭盡本末以祈有益於足下且以慰令祖先生惓惓之意也稍遲一二載二令弟解執筆三令弟經書已完四令弟亦復就學僕將請繼子兼兄之後借尊齋一席以與胡先生同事彼此補其缺畧如是數載當必有以報尊君於地下者足下兄弟四人以僕視之猶尊君之四體也無所彼此厚薄於其間但以今日事勢度之則有如僕所陳者幸足下於令祖先生前具述鄙意而更商之至於足下目前立身爲學大略謹陳一二如左語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誠使日置僕於左右所言要不外此足下若將以此從事則僕

雖弗獲朝夕猶朝夕也

爲學之道始於立志猶射者未發矢而志已及之志大而大志小而小他日所成無不由是吾人須思天地生我是如何賦畀父母生我是如何屬望爲智爲愚爲賢爲不肖去取斷然自此分明矣此志一定便須實做工夫以必求其如我所志而後已日用之間一切外誘凡可以奪志者力屏絕之如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之類固有不知其然而浸淫入之者惟有猛提此志一發深省曰吾志爲何而以是自喪乎則於學也將有欲罷不能者矣

學必以聖賢爲師今人以爲迂予以爲特未之思耳使聖賢之道而在於此身之外迂之可也孰非人子孰非人臣孰非人弟與人友思爲人子則求所以事其親思爲人臣則求所以事其君思爲人弟與人友則思所以事其兄與施其友不然尚可謂人子人臣人弟人友乎尋此說也不至於無父無君而禽獸不已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然則舍聖賢其何所師哉吾人此際既看得定便是要見賢思齊見賢思齊便是要見不賢而內自省此身在天地之間不是上達卽是下達無有中立之理纔欲善斯可矣便已是自棄自暴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

貴又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其何忍於陷溺也

吾人生於天地之間當爲可有不可無之人以一家而論一家不可無一鄉而論一鄉不可無以至一國天下皆然所謂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方不負父母生我之意今人志卑氣弱說及此際則以爲必非人之所能爲噫人特不爲耳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孔子孟子生於衰周之際何嘗有父兄師友之成就乃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則願學孔子遂爲百世之師所謂豪傑之士無文猶興者此也乃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不過曰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孟子之所以爲孟子者亦不過曰私

淑諸人人苟有興起之意而不欲以凡民自處前言往行可以私淑者何限茲世之賢可以師資者無窮乘此年富力强奮然有為何患不到聖賢地位人過三十四十去日苦多不免日尋遊遨之習染既深又有難以自新之慮若少年未嘗入世即能從事於此譬之以璞玉為圭璋以素絲為文繡於成也何有楊子曰睎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願賢者勉之

凡人不可以不知勞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蓋天之於人猶父母於子

父母於子欲其他日克家必須使其苦慣若是愛以姑息美衣甘食所求而無不得所欲而無不遂養成膏粱紈袴氣體稼穡艱難有所不知一與之大任必有不克荷負者矣所以勞苦種種正以爲動忍地也動心忍性所以爲大任地也吾人生此亂世兼以孤苦憂患之心如何不切直須從百苦中打鍊出一副筋力然後此身不爲無用外可以濟天下內可以承先人詩曰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念此何能不中夜徬徨也昔陶士行日運百甓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本朝劉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農曰習勤忘勞習逸忘惰吾困之正以益之也此意不可

不知
讀書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適用今人將適用二字看得遠
了以爲致君澤民然後謂之適用此不然也卽如今日在
親長之前便有事親長之理處宗族之間便有處宗族之
理以至親戚朋友鄉黨州里無一不然以至左右僕妾之
人亦莫不然此際不容一處缺陷處之當與不當正見人
實際學問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愛人者
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又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
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舜之橫逆直從父
子兄弟之間起來較之宗族鄉黨其難百倍然自瞽瞍底

豫以至格及有苗無非愛敬之誠處故曰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我必不忠中孚格及豚魚誠愛誠敬豈有終不可格之理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願吾黨從事於斯

世衰道微民彝泯亂邪說暴行比比而是吾人學問之際擇善不可不精信道不可不篤擇之不精則惑於異說而不能自知信之不篤則遷於彼此而不能自定究也不免於波流而已見之明守之固非天下之大知其孰能與於斯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斯

古人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言行己之不可不愼也年少

未嘗涉事雖有差失長者爲之任過至於婚冠以往則有成人之道當此一舉一動名教之地分毫得罪不得若不將修己功夫着實用力安常處順幸而保全過了一生一遇事變便破敗出來到得破敗時節便高才博學一無所濟顯名盛勢亦一無所濟誠有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可哀也已若此皆緣平時不能好修故至於一敗而不可捄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可者不得已而可之之意非謂小者竟可不顧也百行草草大節未有能立者故曰不可不敬也

人不可以無友非不可以無友也不可以無賢友也君子

小人竝生於天地之間存乎人之自取而已吾所取君子也其過日聞其德日進其勢不容於不君子吾所取小人也其過日多其德日損其勢亦不容於不小人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又曰汎愛衆而親仁又曰毋友不如己者示人之意可謂深切矣自家人骨肉而外無在不爲朋友交接之際先須辨別君子小人大都溫而厚者必君子殘而薄者必小人嚴正者必君子柔媚者必小人好學者必君子暴棄者必小人告我以過者必君子導我以慝者必小人辨之旣審與君子日親與小人日遠其於學也殆庶幾矣若淸濁不欲太分必也尊賢而容衆乎記曰師無

當於五倫五倫不得弗親唯友亦然

少年血氣未定無事不可以引其心博奕飲酒之類智者固有不可至若作詩寫字耳目玩好以及閒雜諸書此於學者日用最近往往不免然亦足以喪志不可不遠先儒論舉業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夫舉業朝廷以之取士士子以之進身尚猶若其奪志他可知已楊子雲曰孝子愛日陶士行曰大禹尚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龜山先生曰此日不再得由此思之此等不獨有所不可亦有所不暇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言感物

而動以後無日而非習矣一世有一世之習一方有一方之習一鄉有一鄉之習一家有一家之習一人有一人之習習之既深所性幾乎不可復見所恃以可見者時時發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此充而長之便是人皆可爲堯舜處而其所以充長之道全在日用之間操存此心而無使其牿亾則自能日生日慭以至於暢四肢發事業而不容已者若其培養此心則讀書之力自不能少吾人讀風雅便覺興感讀春秋便欲謹嚴讀易便思寡過推此以論何書不然古人云非聖之書不讀亦所以愼其習也

爲學只一件事非有歧也今人不知爲應舉者則曰科舉

之學爲治道者則曰經濟之學爲道德者則曰道學爲百家言者則曰古學窮經者則曰經學治史者則曰史學噫學若是歧乎夫學一而已矣理義之謂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吾唯從事於我心之所同然修之於身則爲道德見之於行則爲事業發之於言則爲文章事親從兄此理也此義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理也此義也爲法天下可傳後世此理也此義也中庸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者此之謂也今人所見差異是以終日讀聖賢書而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宜哉

孝經首章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中庸十九章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孟子之四篇亦曰守身守之本也由此思之此身爲父母之身卽當心父母之心行父母之行方可謂之養志卽欲自暴自棄而實有所不敢亦有所不忍矣是以古人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懼辱先也旣有辱先之懼則不得不出於立身行道以顯父母之一路況吾人幼失父母有力有勢何從而用舍志事而外更無可爲人子之職者今日足下之所爲繼志而述事者唯有學問而已尊君中道而逝百事不了其外無論一家之勢可謂岌岌矣堂上

二大人在足下爲長孫懷中三幼弟在足下爲長兄長孫則有子之道長兄則有父之道承前啟後重大之任全責於足下之一身直須待二十年之後令弟俱婚冠成立然後事勢可定若二十年以內風雨漂搖之懼何日能忘此僕每與胡先生私論及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若足下果能力學則亦無難老者可安幼者可教以至門內之不和者可以致其和外侮之窺伺者可以禦其侮家業不厚何以爲撙節之方世務未達何以爲通顯之道種種處置總不可以無學至於古人所云風雨不動安如山方見負荷之力況自此而外尚有無窮之志無窮之事乎僕前所云

動心忍性生於憂患蓋以此也孟子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乃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有冰淵之心而後可爲弘毅之學有弘毅之學而後可以守身可爲繼述可謂不毀傷也已

右所陳十有二則多大綱之言節目未備然有嘗爲足下言之者有未爲足下言之者其已言者似不必再陳特以言之有當於足下或不厭其丁寧也若立身爲學之道春初所與足下證人人譜兩書其義已無以加何必更有所言且僕凡於相知之前未嘗悉意言此同學之子雖時與之言而未嘗託之於書以德之不修竊學

古人謹言之萬一也今者因令祖先生之命足下意復誠厚不可不答故有此陳幸勿徒以往復之常忽之亦或尊君之志也

與顏孝嘉戊申

前過甑山恪臣自言深悔往時相對不能努力讀書今竟無成不謂足下書中亦有此恨也此僕少壯不力學無所得之咎諸友只得任半過但可惜此意發之已遲年俱向四十也若使果能奮發亦未爲晚如僕衰老徒有悲傷而已文字二篇頗見進步以能去華就實也所相勉者足下兄弟本亦友愛有何不如人方此禍亂之世能學小宛兄

弟夙興夜寐以期無忝教誨爾子以期式穀日斯邁月斯征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所紀言行數十頁近爲友人取看無以應教僕方藉此以庶幾萬一之似豈有所私哉他日當寄覽耳此等記錄雖（册泉疑特字之誤）爲取善之一節若學問實地功夫不止在此還當於身心日用之際密切檢點徒檢點又不濟事此身一刻不與事物相接便當將已讀之書溫繹義理未讀之書探索精微使實有益於身心如此十數年自有效驗勿作蚤種竹夜乘凉之見也大概年及四十已是踰壯就衰歲月再經復擲不堪矣事事須從緊要切近處用心力所讀書亦如此人倫闕失種種可悲

但能努力補救亦猶可及若以待來年之意存於心胸卽自今以往終不能保其不再闕失也生計窮困目前亦無奇策卽教課一事盡心力而爲之可矣謂之君子勞心可也謂之小人努力可也豐約得喪自有定分不足計也令弟在鄉有可治之地畝而不能治此與竭力耕田供爲子職之意不相似耳然亦大段不能努力非獨治生一事傳曰譬之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少年凡事當以此存心若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恐無是理予重尚在舅家乎相見頗以鄙意致之也祖儀困於叢棘之中將來能自拔否念足下兄弟及恪臣兄弟與僕之交自不同他

人今某固已老而無成而諸友中亦未有煡然可見於世者每用疚心然兩家晨夕相共約八九年而已今在半邏已閱九載而績效更不及兩家子弟某之疚心又當何如又不知他日相對之友能如足下與恪臣之追悔於後否凡此俱衰病之餘所爲鬱鬱無可告語者也來文函返不必批閱壽序尤見性情之厚然雜詩雜文總是無益不宜多作廢卻光陰當以潛心經史爲主經史之中又當以經爲主目前儔輩碌碌者多希相見可也

答顏孝嘉 庚戌

得足下臨行一劄惻惻不歉者累日世業不薄如足下兄

弟豈意竟以館穀爲事且內不遑將母及顧子女婚嫁乎敎子弟以孝弟忠信而身一出門大倫盡廢此不侫平生所痛處館非人所爲耳古人以學者當治生爲急此事急固不可全置度外亦不可也置之度外即失之不及禽鳥尚爲雨雪之防而況乎人若皇皇求利則悖入者必悖出枉敗一生落得勞擾以貽殃孫子大學末簡務本節用一條所以爲百世不易之中道也人徒以爲平天下之義而不思耳豈知匡濟一身要不能外此乎前者曾爲足下言使果不應巢餓以死未必無意外之遭吾人只有修身力學爲終焉之計至於窮通得喪自有莫爲莫致之理無俟

縈懷也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在足下百凡敬慎深思善後之圖而已舍下田疇盡淪秋無擔石之成可謂極平生之未有冬間亦將嫁女明年承用晦兄見留而雲士諸兄適至謂不佞衰憊不應復有課誦之勞宜以餘年優游書籍又鄉土未必安靈勢復不可匏繫一室約以三十金為糴凶之備而往來任便誠錢呂兩兄曲折愛我之德無所不至然豈意計之所及也由今以觀足下與大也雖山川遼遠不得不行則何啻倍蓰矣但兩兄雅誼誠為古人之所有而今日之所無而不佞衰暮無聞不足當此耳令子嘉禮已成凶荒方至愧無以將意稍待呂家鏤板就緒刷印

一二好書相贈苟能於此精思力踐終身得力有餘矣然總不若令先君子親賢人遠小人一語之爲要約而不可易也雜著一二附覽以寄遠懷

與程迺可

足下去親遠從張先生遊學問進步固當倍加又得子爽同事正好相與有成三四月之別刮目之待可預期也大凡人之進步決不只是一路進則幾處並進退則幾處並退動静作文字與尋常言語行事總是此心爲之此心一放則處處乖張此心收斂則處處停當可刻刻自檢自驗也足下質地可以有成在今日只宜認定一條正路其自

家庭之間與夫鄉黨道路與夫古稽今居莫不用心體究以一歸於此路則何患不長進哉吳忠節公有言居今之世爲今之人自己珍重自己打算千百之中無一益友眞閱歷之言非過激也尤婿承念謝謝最可惜者年來一輩損友與彼宗族之人前曳後擁只是要他爲不善不佞與之言不過杯水車薪而已念之可爲歎息也足下讀書其勢不能久及此正當努力令叔令兄所望於足下者雖卑然亦不可不聽從也他日能自拔於流俗則在足下而已足下少年未嘗涉世今日出外於人情世故上極要用心體察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詩曰惟仲山甫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此處正可驗自己學問之進退得失也區區之誠所以寄遠人者唯此而已餘不能一一

答姚大也 丙戌

得手教具悉惓惓之意僕自變故以來罕與俗接自分不識字農夫可以畢此生矣然問學之志則不敢自隳又念當今之亂由於數十年以內人不知學其所以陷溺其心者不啻洪水其所以殘賊其類者不啻猛獸是以及此厄也易曰蠱元亨而天下治蠱不幸也而天下治則乾坤再闢之機也是以凡朋友相接未嘗不勉以學問況如老弟等輩尤僕所稱同志而豈無一言以相勸適緣令舅東未

略寓鄙意亦以此也今日所以答老弟之見問要亦無他即以老弟之意奉答而已若謂昔年之不堪回首則願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若謂開卷有益則願時時知開卷之益若知得不開卷而不爲無益則過此應無今昔之恨矣此際工夫全係老弟不在僕也僕視老弟輩老大甚矣然猶不自已老弟鼓其壯氣何事不可爲亂世崩離殺人如麻若復不能操心危慮患深爲動心忍性之計何以自立作詩猶作文也可寓不可溺若能思而不困如小雅之君子詩亦豈足病乎若爲所溺不能自出則終日讀書談道亦豈足益乎此際功夫亦全係老弟不在僕也恩遠草

草不一

答姚大也 丁亥

劉先生前愚往日再四言之初亦甚以亂離爲念其後已有允可之意愚以爲奉書而前當受而不辭矣得非其間事體有非所以安長者之處故堅意不受乎接手教即欲歸來苦於道路尙欲稍遲又劉先生東歸道必出語溪愚可再與面懇今作一行先上之若先生慨然無論否則或大也或禮人賚其關書追隨而來愚當爲老弟苦求必欲其允也愚於諸老弟有虛眷眷之情日夜望諸老弟得一賢師庶以慰愚踴躍之意而世道敗壞風俗惡薄目前人

主無論人品不成人品即文字亦不成文字此皆老弟所耳而目之者求友不可況北面而事之乎愚所以一聞諸老弟有延劉先生之說而不勝踴躍也明年孝嘉亦欲執贄而遂事之若不肯畱諸人何望乎面晤在即草草不悉

與姚大也 戊子

史約八本奉覽家兄屬照劉先生評之書室不甚加意且無悶悶凡事隨其目前過去不起欣厭之心亦學問所在也

與姚大也 庚寅

前在邑中聞一士路乘之言將於月初爲僕四十之慶固

已可駭昨復聞之諸生云足下出一知單以告諸友駭愕無任僕與足下遊處有年歲矣豈果未嘗識面平生好惡去從豈猶未能見諒於足下而竟爲此首難者此種習氣最是近來習氣餘毒有志者所應痛懲而力戒之不謂將以施之於僕也雖僕亦間有與其事者或出於人子之廉其親然必盛德耆壽爲耳目之所稀有致足稱此一端也足下視僕之爲人子何如也生無一日之養沒後葬埋之期天地間罪人耳卽使先父母尚存交游執友欲舉康爵於吾親罪人猶將無穴可入況使身受之乎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年已四十矣學不加力愆尤日多誠先師遺訓所

謂幼不孫弟長而無述者也所未至者老而不死之賊耳足下之爲此將爲杜舉乎則責之太薄將爲介眉乎則未聞壯者而居老者之位也於義兩無所屬而當之者又非其人失之失矣必不得已倘天假之年不斬吾後幸舉嗣息足以奉先人之祀三四十年後足下同游之士德業已成髮皆星星而僕頹然皓首於其際雖自省深可哀痛而人子之心亦似宜聽其自盡否則自今伊始改過遷善蓋棺已後卽不敢希幸無慙德於朋友或得自列於一善之成名以見稱於鄉里足下卒二三同人發此一邪之封呼僕之名字而傾以觴酒進以豆肉亦庶乎可以無憾於九

原也幸足下卽以此意徧告諸友萬勿成此過舉以重僕之罪惡感何可言

與姚大也　庚寅

足下前日出不得相語暮歸聞之良為悵然讀日新說胸中頗有所動否尚有吳忠節公家誡二紙極可佩服它日足下來當出以相奉也近看忠節集及仲木所撰年譜見其平生種種多不可及不佞志氣頹如百過叢集眞所謂四十見惡者也極望少年努力自愛耳鄉里之人耳目固陋無可與言者其甚不堪者不士不農終日閑過不知所為足下與游亦多此等人大足相戒人各自為勿與比數

便泰然自大也日來胸臆間有種種不快事因思與足下相見殊切念及令甥舍姪讀書益不禁汗流於背也

與姚大也 庚寅

俟於館舍候趙先生兩日今適以俗事同藹生兄至鎮上薄暮即入城也雲翅兄將欲舉葬此仁人孝子之事族人不敦宗好反從而訟之其曲在彼誠有親者之所共憤今既不容其葬情亦可痛而宮牆之蠹反從而需索之豈人子之欲葬其親者誠有罪乎吾不知明倫之地將率人而出於何物也煩足下晤趙先生時以此意致之借一言以達之齋長少扶天性之良無令匪人肆志孝子飲泣所裨

彝常不淺至以異人誣及正士尤可痛恨

與姚大也

敘經正錄一篇僕在館時所爲也煩老弟爲錄二通一以正諸字虎一以正諸一士語曰白頭如新適此歲暮爲念交游零落殆盡感慨徒深或者藉是以當資益乎恪臣兄弟相戒之意亦存乎此原稿幸以投僕

與姚大也 癸巳

足下近頗無事得靜坐讀書否貧士學問更無別法只衣食之外不別作經營以廢時日食蔬衣補終不放閑一刻自然學業過人若必待如何然後攻苦則終身不得之數

矣孔源近況佳否不侯數里之隔不獲與之朝夕有辜遠來之意念之惕然極望足下與之準密作工夫無致劇談過日則必有益於己有益於人不枉一番聚首也長益有可言者極望示知外傳單一所以諫諸友之奔走於社事者始自足下以偏致之

答姚大也 癸巳

傳諭之言初爲尤瑺而發因念及於諸友亦有然者同知足下不以爲非此事欲已竟已無多商量也陸冰修對其毋舅張半海云亦知不是好事今無可柰何也半海云是何人挐你去冰修無以答吳仲木兄赫赫名場一二十年

自去年斷然謝絕朋友不知猶相牽附春間致不佞書云十年猶有遺負是可思也豈是不佞一種迂廢見識欲妨諸友英高進取之志平氣以觀斷乎有損無益壞心術喪人品莫過於此故私心揣量端以為食芹之獻也諸友中見識不齊足下如有所聞幸為開示之亦朋友責善之一端也孔源遠來不佞無以慰之殊歉於心極望足下與之立定課程秋冬之間做一件實益功夫稍稍自解其咎古云斆學半人已未嘗不互相滋益也朱聲始云初間只見聲氣朋友高談氣節欣然欲入壬午後紛紛見招畧往觀之純然勢利耳此亦從此一過故說得快然今日至此亦

不復可言矣可爲歎息○至此不復可言一語亦非不佞已甚之詞近來實見一輩少年朋友目中若稍稍認得幾箇人寫得幾箇眷社盟弟拜帖會略考得一二次一二等便不知我是那箇眼中更無父兄何論朋友故有慼而言及足下亦當見過此樣人也

答姚大也 癸巳

前以迫暮不能稍留與足下一談嗣以日務相絆復不能出門矣足下文字向無破綻可以指摘但少精力此則開筆作文以來所趨只就平穩一路故耳然亦病也多讀書則義精而力厚不期去而自去矣孔源工夫勤密似此筆

性有成不難更得一番講求則一二年間尤佳目下且未宜專力制藝先看大全何如學問以窮理爲先雖小數亦有然者

答姚大也

足下在語溪數日意思頗佳否同事諸友去來無極進退不果齋中殊覺寂寂大半亦由天時不和米穀日貴盜賊日熾中心皇皇耳令岳遷居鎭上非全策也不若且於邑中觀望一載以待來年耳字虎家衡山楷書晤孝嘉極望一索令甥孤苦之餘兼值凶歲朝夕殊難支吾豈可以先世珍藏之物爲他人據而有之乎言雅遺稿一卷亦久留

孝嘉處既不爲之較訂傳寫亦當還其原稿前年我輩數人同在簿中備出若覓付之彼人化爲烏有我輩他日何以見言雅於地下乎亦望足下取之以歸僕當泥首以謝美德也

答姚大也

令岳攜家遠去足下蕭然之況亦可自樂但宜收斂浮情靜以進業愛足下與足下自愛不踰此言矣數年碌碌輒深人壽幾何之歎非獨老大之人有此悲痛也

答姚大也

阿三前日之來非乞米也不俟自與之耳此人之愚之情

不佞素悉前亦面諭之云如此凶年養汝無用之人誠無謂若汝能勤謹錢家前後田地耕治二三畝即有不能租船一隻短載度日亦可汝主人看得有幾分用洩然收汝汝豈能養活妻子者不如力勤從主人過活耳彼亦唯唯而去方欲晤足下時言之不意手教已及也今為足下計畱其妻遂其夫固情理之不便若養此無用之人亦無了若俱遣之則其妻又似不可少且不可遂其肆志也莫若授田一二畝督其耕而以畝計之地責其種蔬不用命則鞭撻隨之如此一歲半載看其能改與否又作區處可也然其要先在足下精勤為主錢宅內外一種頹惰游散之

習此人入之又所謂莊獄之間也爲之浩歎而已

與姚大也

老弟從幼闖家中來困苦患難蓋不必言但觀其爲人不因世變而有所潰敗否又不知老弟相見之際將何說以勉之得暇幸爲僕一悉令舅豆價僕爲不安久矣昨方遣人往彼處索之尚未可得因舍親田災於水且有疾病死喪之事故此遲之然舍親可以此爲辭於僕僕何可以此爲辭於令舅也當即竭力處置以足其數老弟數日間來取之可也

與姚大也　戊戌

前月之望遇姚江孫丹扶兄於甪里以一緘附至臨清想入清覽不遠時日矣足下別來意志（原校一作致）一讀前後所寄三劄及送仲聞南歸序畧得之矣三喪未舉遊子之情能無黯然但自足下而外恐未有切切於心亟營馬鬣者自古及今安有人心日變一日風俗日壞一日民生日蹙一日而能晏然無事者足下讀史至十六國戰爭靡已五季篡弒相尋民生其間流亾塗炭子孫不識祖宗室廬墳墓所在當不勝潸然涕泗之下矣春秋霜露感人至深故人惓惓專望努力一歸舉此事而出則天涯魂夢方能帖然耳僕老病日迫季心一耳不聰二子多病終日在憂悸之

中鳴皐抱疾如故二三郊已相視愁歎而已足下及此盛年讀書求志會有可爲之時愼勿碌碌傳衆坐而空老辜此二千里之行也仲闇志氣篤實半載之中與不佞交日密久不見大也藉此以當酬對而已家兄肺病時發腳氣稍疎然老況亦苦矣其餘親舊俱各平平總不外貧困二字其免此二字者則唯有孜孜爲不善而已黃犬東門華亭鶴唳知者一二不知者常十八也僕去年五月得舉一子今年正月仍返楊園故廬與家兄同居而身餬口於禾中諸無足爲知己述者前書略具因注念懃懃南北道阻故復及之百惟珍重虔切虔切書到造次作復不盡所言

答姚大也　乙巳

承念家兄窮老之况益復可悲七月間舉男子一夕而殤繼之以病三旬而起八月間不佞亦在病中幾於不復相見矣小兒如常但年增而志不見直是可憂春之暮復舉一子目下能坐矣維桑與梓之兆或者其驗乎維桑令改名維恭因邱先生云無令他日子孫難以誦詩故爾幼者將名與敬但卜居海濱之願從無頭緒耳或俟足下歸來爲耦耕之侶乎里中親舊無可言述道義諸公而外唯柏園猶存舊時面目一載之中六七次相對遡逝少小情事相與歎息耳人心世事日就可駭想南北亦不甚異足下幾年驅走見聞所及心志廣益視不出

戶庭者如何尚宜及此壯盛努力進步韶光易過若不佞
一旦老病無可復爲易所謂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可爲般
鑒也令子敏慧可愛目下已及就傅之日自今以往皆教
誨之日矣爲念僕與足下俱不幸弗逮趨庭之訓艱難困
頓身嘗幾許愚兄弟之老大無聞痛傷亦以是也疇昔知
交七鳳字虎身沒而不及教其子柏園身存亦不及教其
子皆足下所熟知者不佞今茲寢興不釋唯冀後來不替
先人一念而已令先人兩世之喪得足下一人而克舉可
謂孝矣記曰愼行其身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詩曰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又孝之大者唯我與爾其各勉之

而已去冬示兒一紙附覽今秋示兒一卷草稿尚在邱先生所又語多不便還寄若不佞遂若士鳳字虎者所祈故人提命大指不越乎此臨楮不任惓惓

與姚大也 辛亥

前者戊上足下跣步歸乎去此忽復半月柏閣精神必已大旺但不知日嚴兒弟景色如何念切念切歲前爲日無幾日嚴家葬事何以料理賣田有主乎凡事豫則立病者不能努力全望足下爲之主張耳目前急着唯有服藥治葬二事素患難行乎患難夭壽不貳行法俟命種種義理不外是矣服藥自令表叔而外無可商者萬不可雜投湯

濟葬事則唯僕與足下兩人可仗而已衰暮之夫終年旅食自謀不暇復欲爲少者憂勞長歎如何

答姚大也 辛亥

令表叔十六早往會城治人疾遲則十九日歸矣足下欲來非二十則廿一可也過此又不可知蓋今歲有延醫者東西南北無不應其求故耳不俟廿三日返舍若足下未行尚及一晤也聞晦仲不果娶亦可喜也前者固已慮其不佳今日之不果惡知非晦仲之幸大凡知其不可而苟且爲之之事到底有悔歸妹所以有永終知敝之訓也足下此席恐亦不久此官家屬衆多其勢不能善後耳

答姚大也 壬子

日因陸增病體心下憂慮且門內之橫逆未得消弭不勝
鬱悶耳以此二事糾絆望後出門亦未知果否春和花放
身心泰如與二三知己談道論文真樂事也今日正與相
反其奈之何

答姚大也 壬子

日以憂飢不能出門較之春間親戚妻孥死喪疾病相繼
而作意况略有不同然當此滸災數口之支吾殊不易耳
足下近況之艱亦復可知與其相對而愁歎正不如獨坐
也老婦近體如常承念謝謝苦中尋樂趣唯朝夕弄外孫

慰寡女而已生趣有何勝而可當親友之壽乎萬勿繫懷前月之杪會一至語溪用老以避修志書久駐會城歸期未定擬欲初旬一往然未可必也

答姚大也 癸丑

字虎傳義所當爲但自賤恙以來筆墨久廢恐不能矣不知往時兩祭文及山陰門人錄中數行可以附入譜系以傳後否闇伯尊堂與淩仲宣先生家乘中俱載壽文一首以見似亦可倣此例也昨適冒暑步履不能又傷脾作瀉語溪之行恐來日尚未能發柰何語云多病故人疎非故人疎我筋力實有不勝爲之悲歎

答姚大也　癸丑

承惠因攻玉兄云相知意篤如此不必堅辭他日酬答可也但僕適往半邏甚迫足下遠行恐不得一送爲大歉耳茲者子厚兄欲爲其令壻作一通候書僕自賤恙以來筆墨久廢又不諳仕途交際之文特爲轉懇足下幸不吝屬草焉

與姚大也　甲寅

使旋知客中安善慰甚去冬令子姻已完今年二月小兒亦已授室毋論令先君子捐館京邸之日念不及此卽不佞繫于遲莫不意及見新婦之入門也但兩家子弟俱未

成立正須教養不佞今歲既延攻玉兒而外復延孝垂兒以教兒輩鄉黨之人皆以貧困如此二子二師無不駭異不知事莫有切於此者不佞勉爲之而不顧也若足下將來出處無大異於今茲願同志（闕一行）公簡遠游（闕數語）僅得首邱而已柏園往年閩粵之遊不爲不壯（闕數語）遂至不可底止此足下所親見（闕一行）用晦令表叔竟居東莊以課子種植爲事不入城市矣最疾倡妓客遊之徒向承足下見譽如先生者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其實不然不佞自己亥以前農桑所入佐以館穀差足終歲支吾然已不免債負年來多故貧困已甚（以下闕）

與顏子重　己丑

足下就婚無物相賀殊爲歉如然不賀禮之正也況重以令先祖之喪實爲不幸之舉故不敢以俗禮拘牽耳足下自茲以往列於成人百凡宜自愼重宜自努力外侮多端自籧下廝養尚且目無主人何況其餘非足下黽勉樹立愛莫相助也朝夕之暇不可不讀書且自溫習舊文熟其義理經書有不明處就令舅求解貫通不難萬勿置之度外尤宜愛養精神足下向來弱質不堪辛苦血氣未定之日不自珍惜貽父母憂不小孟子拱把桐梓一章讀之可汗下也保守強固使此身旣壽而康仁人孝子之用心更

無重於是矣勝弟親事不訛又有一番變故然亦命也范宦久爲鳩居今當料理之矣可與令舅商之足下家中諸事十分可哀十分可憤僕幾不欲見聞唯有長歎所望足下稍長譽知人事不在所歎之中也草草

與顏子重 辛丑

別後足下曾歸省堂上乎闔門長幼想俱平安也天氣亢旱秋成可憂吾里之勢必復岌岌柰何不佞餬口海濱念數年前與足下兄弟朝夕聚首不復可得足下假坐令舅園中猶自得所兩弟在家無師無友悠悠廢業每一憶及輒難爲懷也令先君存日負不可一世之志賚之以沒不

得見足下兄弟之長知其寘寘之中所以望足下兄弟之繼述者當不在世俗羣遊眾鶩之列也今日令先君之友存者惟不佞一人而復一載之間相見無幾眞可爲長負知己矣邛季心先生在里中不佞每以足下兄弟及錢日嚴陸霞生屬其勿以尋常往還相待以諸子俱不佞通家世好日望其人品學業有過於人者也不知兩弟亦時時往見否然相見亦自不同若能努力學問質疑問難相見方有益否則雖欲不作尋常往還不可得也後學規訓一冊附寄令母舅用備令表弟過庭之訓初夏曾授一冊於予樂令弟因不能多刷屬其與諸兄輪看足下曾見之否

讀書人不從此立脚眞無地措足也惓惓

與顏子重 乙巳

寒食歸適窮陰雨不及相晤近來足下兄弟有佳況否尊堂起居如何僕在館無恙唯時時思念故人道遠無由數見不免爲恨耳春初入崇德見胡令表弟蒸慰鄙懷胡先生雖歿可謂有子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使胡先生歿後幷無張仲亦無以有今日也足下兄弟四人各有尊先君之一體否何人實能具體而微也僕聚子遲舉兒子成立得繼先人眞不啻如河之淸矣去冬書吾言以示之猶恐懸頑終爲伯翁之餉今寄足下觀之一以祈通家世好

他日得祿此以相糾督一以使足下兄弟明發之懷切切於先尊君九原望子之心亦不異於僕之望吾子也君此則日遲月征當自有不能已者矣閱畢即煩子樂錄出一通以原本轉寄陸四令表弟幸勿浮沈稽閣也每念足下兄弟之病率坐悠忽而不能奮發少年光陰大都虛度僕與先尊君疇昔意氣御似過此追思二三十歲時胸中目中儘覺有過人處也然而尊君早世僕竟空老無聞可為悲歎目前所見少年并有不及吾輩行逕者異日成就將復何如耶前年足下示我自叙一篇久矣檢出不及返得今并附歸但當夙夜不忘此意加之以努力詩云教誨爾

子式穀似之孟子云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故人惓惓惟是而已

答顏子重 丙午

令姪之殤甚爲可悼然只當自咎愼其將來而已徒悲無益也雖云求有學養子其實養子亦須學也不侯少壯不知愼連殤其子今以年老子幼爲憂亦前車之鑒也信禱祠而不重醫藥雖服藥而不求良醫此足下門中自來通病又不特此好聽左右之細說不能服從長者之忠言益非一日之故祖儀決歸白馬鄙嘗見尚竊有憂者祖儀質本薄胸無定見往往在彼不久尚有大失以貽尊堂之憂

今一人獨往久居於此能無漸染彼中習氣否誠恐自此足下母子兄弟之間不復能相愛如昔日矣稍近產業以生計論較之儻居於鎮為優若私愛不幸而中則彼此得喪豈足相易哉女子之生不宜為悶父子之親何分男女分男女者薄俗之用心耳尊堂體氣素弱何堪久病必得如沈如周兩太君翻然食肉飲酒方得壽而康當此在足下兄弟感諭之誠而已前此勸勉日嚴正此意也茲事不能庶幾得醫如薛雄玉高且中者久服其藥乃足起敝扶衰近地庸醫不可過而問也徒損藥金而無損於病愚者不為況又有可憂者乎足下目前艱難不佞豈不深知然

常數息以爲莫如之何者生質既已文弱不能辛苦又習
貧優游慣於舊發亦不特足下爲然兩弟皆患此循是以
往日復一日歲復一歲束手坐困豈有極乎俗所謂破落
戶景色是也少年志力何事不可爲豈無居無半畝之宮
野無擔石之壟猶能仰事父母俯育妻子者而況尚有幾
十畝之遺者乎此又只當自各思量其將來者也商賈不
可爲力耕不能爲惟有發憤讀書一路而或者復以詩書
不療飢之說亂其心曲且試思之果然所讀何書而咎其
不療飢也僦居無力西歸又費商量中秋後返舍細度之
大要謀及乃心急於謀及卜筮事固有不疑何卜者明決

二字不可不勉力從事也殊苦目昏艱於作字為足下兄弟言卽恐不盡毋忽視此以沒區區

與顏子重 丁未

足下播遷以來二十餘年未有定居今日雖為暫棲之計亦當慮及一二十年石門頗為浙閩通衢一二十年間能保無事否此無智愚皆知之也語里雖非僻地視石門鎮則有閒矣屋宇堅深主人妥穩又得邛先生同堂子姪可以相依讀書此皆卜居之不易得者惟市井習氣不佳然何地尚為仁里閉戶靜處與一二三兄弟守其素風狡獪之子疎其往還亦不殊於深鄉空谷也足下不必多惑每憶

十五年前花石橋內楊氏旁居若不惑於細說則園圃宅廬久爲足下兄弟之安宅矣此後東西播越俱可已也事多有失於前而悔於後者此類是也贈序一篇附返

與顏子樂 丙午

足下與晦仲諸友作詩言詩究竟有何實益古人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一生精力豈無他事可用而用之五字七字好行小慧之類也家有文獻通考一部書雖不全何不究心三五種亦是有益焉公生於元代不得志於當時彙集此書以爲俟之百世之計古人不肯虛費光陰大都類是後人讀其書尚苦難竟何心哉錄得古詩四首拈

之座右可資警策某啟子樂世契足下
不佞桑梓之交相與最久者惟足下兄弟及恪臣兄弟及
祥凝兄弟耳今日恪臣兄弟與足下兄弟雖各在貧困而
手足之誼式好無尤唯祥凝兄弟之際每使人不能無憂
在不佞處之與兄言依於友與弟言依於恭而已所諄諄
相勉者財產易得兄弟難得而已其相戒者蕭牆之釁一
萌天必兩棄未有獨全而已器重處於兄弟之間友恭之
任惟在一人勉之慎之足下兄弟處於其間誠心感動俾
其敦好亦自己學問事也孝友詩十章錄寄課讀之暇可
與令姪朝夕講解熟誦之又啟

答顏子樂 庚戌

吾人所苦只在虛度時光忽焉而壯夫忽焉而衰暮一無所成大率坐此足下自今宜置一課籍凡日之所課與心之所疑以及所得臨睡則悉書之要使己有所稽人有所考方能日積月累以期有進進進不已斯可有成諺曰人生一世試思天地生我如何賦畀父母生我如何屬望豈宜虛生虛死等之鳥獸草木耶此意眞切自然欲罷不能矣友生某啟

胡氏先世孝廉君所刻宗輔錄今其書尚有存否不佞欲尋一冊若其書已盡其板存於某房可借印幾冊否可一

問之介貞或煩其轉問元裴二韓諸兄可也四官聞其念兄至於悌此意正好栽培使其天良之發油然不已他日盛大便有可觀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以是而已凡教童子課誦不過閑其放心而已緊要全在此等其次則在循蹈規矩又及

與陸霞生 癸丑

昨日到宅見墳門塋戶無非出會之人只得急返聽得行路之人皆言此事霞生領袖足下何不審思此是何等舉動常年作領袖者是何等人若鄉里老成敦厚成家立業者肯爲之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是以老夫灘灘及

此

又別楮

鎮上氣習不好邑中更甚人生長其間習聞習見無非此等那得長進要長進惟有讀書求好師友不佞年雖暮未嘗不兢兢於心是以詩書朋友不敢一日廢足下年來想不讀書又所親比者不聞有老成忠直之友作此舉動宜無足怪但此心本自靈智是非得失反而思之當自見得故曰弗思耳書之淺近易明如論語季氏旅泰山王孫賈媚奧竈兩處極好看

與錢子固

聞足下教子甚切令子秀而馴足下努力以教必有大成之理此尊公先生懃懃之志不得食報於子將見之於孫也勉之勉之然教子有道記曰嚴師爲難而不自嚴師始也其要在於擇師擇師在於平日之訪求而不在延師之日自子生以後便當勞心矣親友遠近訪之又訪何人可爲蒙師何人可爲成童以往之師何人可爲終身之師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將欲令子弟繼其志不問先生之志尚可乎又曰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將以教其弟子而先生所學術之闇可乎知其志與學矣又當觀其爲教之方真是求什一於千百也既得

其人便可專心敬事令其子以次受業於師矣其實一人
二人已足不宜多易師也多易則心志不專術業不一雖
以有成然求之不厭多者備延請之不及少亦意中須得
五六人令人延師既非素擇而尤忽於蒙師大無識見也
此繫子弟一生立本之處豈可令非其人以鄙猥邪僻之
言語習尚先入其中乎孟子曰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
雕琢之玉人必求良工人之所明也玉外物而已子弟之
賢否繫乎宗祀之廢興存亡而忽於求良師可乎不佞得
子已晚將欲施教而里中無可與共事者家貧又不能獨
延不得已擕之遠行師則極其明矣同學無相觀之益今

已習成不好爲父不慈莫過於此此僕所爲日夕彷徨者也足下與大也儻能與不佞同心卽不難移家相近協力終始以祈有成也往年示兒之語大也在朔方日嘗錄寄之足下曾見之否乎極念不佞與足下相與歲月不長無以爲益特以教子之方畧布區區亦所謂父與父言慈也諸未及者尚俟長相見以悉之

與錢子固

九月間曾作一劄將致足下慮有世俗之嫌故遲遲未達及足下過我竟不遇而去後又不暇圖面歎懷不已前劄所言擇師之意大畧已見但延師一事貧士大難爲力不

能不計其所出而子弟讀書望其小成亦豈有晨栽竹午遮陰之理便使他日通明文義能知自愛而飢寒不免何以保其終始好修潔不流爲辱身賤行之爲哉此論語致之必在富之之後孟子述司徒之教其先必令飽食煖衣又必養生送死無憾而後可申之以孝悌也然則今日之急務可知已然非別有治生之道也先業之尚存者極力於保守心力之得盡者一用於耕桑而已僕乙未之歲與足下兄弟叔姪相見共朝夕諸君之意皆亟亟文藝憑營而僕所反覆鼓動多在農桑敦睦早婚早葬四事似乎枘鑿自今思之未爲迂闊不切情實有負相延之雅意也當

時唯早婚一節有幾人見從而不至於失時農桑一事則足下與日嚴得一二分今亦見一二分之效此必足下猶能記憶者竊以為衣食足知榮辱無曠土無遊民則衣食足百世不易之恆理在今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惟有反其本而已矣平時不得長相見相見或不暇言及言及或有所未盡故於閒暇託之筆劄以達區區亦所謂父與父言慈也

程子有云讀論語其中有得一兩句喜者僕所得一兩句喜者開卷第一篇則曰君子務本中間則有曰君子求諸己一篇終篇則有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以平

生深信凡事有命妄求分毫無益不事其本而事其末不特徒勞罔功祇足失己而已此意并與門內弟兄叔姪共知之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三終